

月光把梦照亮

□ 瑶 鹰 (瑶族)

夜了，县城东南边贫困户移民安置区六能新区“老乡家园”的后山，松林的树梢托起一轮圆月，如美女发梢的珍珠，明亮而诱人。几十栋咖啡色、白色、蓝色相间的居民楼，在银色月光的亲舔下，安静地睡着了。

这是2019年9月中旬的一天，正临近中秋。此刻，靠着后山的A17栋一楼一单元的102房，透出一束明亮的灯光。屋子里，户主张首帮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凝视着窗外的朦胧月色。由于灯光太过于强烈，屋外的月光，他是看不清的。不过，他可以想象得出，松山之上一定出现了一轮明月。那清朗的气息，让他这个刚搬到县城来的“社区人”感到很舒心，很惬意。就在离张首帮不远的地方，他的妻子——一个腰部骨折了的女人坐在轮椅上，嘴里冒出了一句话：“他爹，明儿洪玲就要回校了，你看还有什么给她拿的？”张首帮转过头来，向着妻子笑了笑说：“他娘，洪玲的行李都准备好了，她去深圳读的学校，是深圳帮扶巴马的教育项目，不用交什么钱，政府有助学金和生活补贴给女儿，我已经给洪玲留了一千多元零用钱了。”妻子脸色暖着呢，她“嗯”了一声。

张首帮户，是广西巴马瑶族自

治县移民新区搬迁户的一个缩影。二十年前，他和妻子谢氏在老家弄阳一个石场里打石头。妻子被滚下坡来的石头砸中腰部，从此落下了残疾，只能坐在轮椅上。屯子里没有学校。为了能让三个儿女能上学读书，张首帮背着患病的妻子，手里牵着儿女，从所略乡大石山里的弄乐屯走出来。他们的目标是，走到燕洞乡龙田村。那是一个有集市的地方。人口流动比较多，容易找到工作。学校的教学管理也比较好，方便儿女上学。

一轮圆晃晃的明月挂在龙田山村东北角山头的时候，张首帮一家五口终于走到了目的地，找了一家小旅馆，安顿了下来。

张首帮记得，那一天正是中秋。张首帮在街头租了一间瓦房，把儿女安排在龙田小学读书。自己则挨家挨户找苦活路做。拆房子，搬水泥，打石头，这些没人干的苦差，张首帮一一揽了下来。妻子谢氏心也沉不下来，她叫张首帮在街上找一个卖鸡的摊位，自己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于是，喧嚣的龙田圩场上，出现了一个拄着双拐的女人。她每卖一只鸡，都要靠着拐杖支撑自己的身子，看起来很吃力。赶龙田街的人们看在眼里心里滴血，都情愿去谢氏的摊位买

鸡，而且自己抓鸡，自己称了，然后付钱给这个苦命的女人。

一转眼，十几年过去了，张首帮的两个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女儿进了高中。这个时候，脱贫攻坚的号角在大石山中吹响了。张首帮户因妻子残疾还有两个儿子在大学读书，被列为贫困户，享受了贫困户帮扶政策。他从农村信用社贷出了5万元的政府贴息贷款，开始了小规模养猪。日子也开始过得有些起色了。

2018年春节，张首帮家得到了贫困户移民搬迁指标，一家人搬到了县城东南边的移民安置区六能社区，住进了120平方米四房两厅的套房。为了解决张首帮一家的生活难题，社区安排张首帮到附近的旅游景区“仁寿山庄”做保安，给他妻子谢氏在社区的民族手工艺服饰加工厂做工。每天，工厂的员工都轮流送货到张首帮家里，谢氏就可以坐在轮椅上加工产品了。这样一来，夫妻俩每个月都会有五六千的务工收入。

巴马瑶族自治县是广西三大国际旅游区之一，是长寿养生旅游胜地。“仁寿山庄”景区是文旅项目，县里安排了一百多名农民工和几十户贫困户家庭在山庄务工。张首帮到山庄工作后，每天都是早早出



门，晚上都是深夜才回到家里。有时候还得通宵上班。2018年7月，张首帮两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了。大儿子张仲庆到中国在印尼的一家公司上班，二儿子张仲锋在福建厦门一家公司任职。2019年8月，女儿张洪玲收到了深圳技师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两个哥哥刚参加工作，没能赶回家来祝福妹妹，可是他们俩还是提醒父亲，一定要回老家摆个小宴席，感谢父老乡亲一直以来给予全家的关心和支持。宴席的钱，由兄弟俩出。

女儿要上大学了，张首帮无论有多忙，晚上都要回家看一看，和女儿谈谈心，拉拉家常。这一夜，张首帮下班晚了一些，女儿已休息了。和妻子聊了几句之后，张首帮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沓钞票，数出了十几张。他轻声地推开了女儿的房门。银色的月光透过窗户，轻盈地铺洒在女儿的床上，贴在女儿的脸蛋上。张首帮觉得，今夜的月色，是多么的纯净，多么的爽朗。比起十几年前他背着妻子带着一家人走

进龙田的那个中秋之月，今晚的月亮显得格外明亮而温暖。

女儿早已进入了梦乡。张首帮把钞票放在女儿的枕边，轻迈脚步走出了房门……

2020年的国庆和中秋，是同一个日子，2020年又是全国脱贫攻坚之年，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。月儿半圆了，大儿子张仲庆打来电话，说他和弟弟商量好了，今年的中秋，也就是国庆那一天，他们一定要回到县城的家。弟弟张仲锋会到深圳接妹妹一起回来。家里脱贫了，今年的中秋国庆，一家人要团团圆圆，一起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。末了，大儿子还不忘告诉父亲，这次他要带女朋友一起回来。女朋友，是印尼人……

挂下大儿子的电话，一首熟悉的歌在张首帮脑海中回响开来：“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(她)心房……”

此刻，坐在一旁的妻子谢氏的心田呀，早已绽放出了一朵绚丽的山花。

听说今晚的月亮 最圆最大

□ 周统宽 (壮族)

听说今晚的月亮最圆最大
你又蹦又跳地指给我看

星星很遥远
月亮每夜自圆其说

我们看到的阴晴圆缺
只是它光鲜的一面

我揣紧了你的影子
却没能贴着你的气息入梦

荷塘边

□ 凌 丽

荷塘深处，开着记忆，
是上次排队的身影。

有人打开微距，拍出毛孔
一样的细节。
有人眯着眼睛假寐。

我从一条捷径经过，
来到荷塘边，植物的气味
是我理想的家园，我不想走了。

风卷着我。阳光卷着我。
所有植物眷恋着我。
我从一擎荷叶的倾斜中探究
今夏的小秘密。

星星落满松林

□ 刘 伦

多少城郭，觐观这松树的王国？
迷途之人，与冰山熔出的新月邂逅
雪夜，正将村落一个接一个点燃
小兽们开始在欲望里苏醒
图腾挽着松针，从远古越走越近
比踵的树干罅隙，有明暗时光在缠绵

当微风说服一场攻掠，抑或一场青白
彼物，那排排高洁又集结完毕
星星已经绣满松林
哦！一条熠熠生辉的星河
略显单薄的梦里，偶尔清晰画出
松林“呼簌簌”飘逸在几声鹤翅里

秋天的记忆

□ 韦荣琼 (壮族)

秋天，收获的季节。五谷归仓，果满枝头。农人喜上眉梢，文人骚客创作激情迸发。我却因所度过的每个秋天几乎都是酸涩的，折去了自己寿命的三分之一，对秋天没什么爱恋。

秋收给父母的喜悦是短暂的。每年，玉米、黄豆等脱粒晒干后，来年的种子以及人吃的要分类装袋入缸，还得记清楚，装种子的缸过后还要加把锁。霉烂的米粒、黄豆也要当宝贝粒粒收藏。分装完毕，大人像牛转磨那样绕着米缸转圈，脑子在飞速运转，留作来年种子的是否够了，人吃的能够维持多久。算着算着，父母将目光投向我们，这几个家伙好像又长个了，饭量也增加了。接着是父母为还债发愁，倚着米缸一言不发，左右为难，目前家里总共欠人家多少米，先还谁家的，谁家的可以暂时缓一缓，可是家家户户情况都差不多，你又该缓谁的？最后，他们往米缸上扔一句“先看看再说”，唉声叹气离去。

站在猪圈前，父母各自掂量，这头猪斤数应该够了，过两天立即送往食品站，从明天起少喂一点。父亲的语气斩钉截铁。今年的烂玉米烂黄豆不少，咱就再养一段吧，猪越大，食品站给的肉票就越多，孩子们要解解馋，家里的油缸也半个多月没沾油腥了。母亲反对。反正完成派购任务以后，今年家里也没年猪了，我想酿一锅酒，那些烂玉米留着也浪费，过年了谁家不备个一两坛酒？父亲道出自己的想法。过一段咱不是收红薯嘛，到

时再酿不一样嘛？母亲再次反对。那些红薯都还在地里，谁知道能收得多少？如果红薯收成不错，咱就再酿几锅红薯酒，你也不错，年关时节也是请喜酒的高峰期，说不定到时这些酒还可以卖几个钱呢。父亲丝毫没有让步之意。我说不过你。母亲扭头走开。

人一闲下来，烦恼也接踵而至。秋后，地里的活相对少了，但冬天的脚步愈发的近，母亲不断有“新发现”：几个孩子应当分床了，得添几床被子蚊帐，好像去年忘了给孩子添新衣……母亲开始翻箱倒柜，把我们的冬衣摆出来，在我们身上一阵比试后，母亲心里有数，谁非得做新衣裳不可，谁可以继续穿哥哥姐姐的。罢了，母亲清点自家收的以及那些靠“赊销”得来的棉花、棉布，接着是纺纱、染色、织布、裁剪等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。农家织就的土布衣服穿起来虽然土气，但保暖舒适。即将穿上新衣的笑逐颜开，等着穿哥哥姐姐留下的不停哭闹，换来父母的声声呵斥。兄妹间的闹别扭，常常是因为一件衣服。

我童年的中秋节从来没有浪漫，也没有童话故事。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，我们不知道月饼原来还有五仁叉烧板栗莲蓉豆蓉等等之分。我们那时吃到的月饼八分钱一个，饼的外面撒几粒芝麻，里面全是面粉，硬邦邦的，而且是兄妹四人平分两个，大人唯一的享受是在旁边看着，确保我们几个在吃饼之时没有“战事”发生。那时，不只我家，全

村人赏月的模式都一样：端一盆热水到家门口，督促小孩就着月光抓紧时间洗脸洗脚。全村的小孩都在听同一个并不浪漫的“童话故事”：本月的煤油票已用完，洗完赶紧上床。那时没人告诉我们，月亮还有许多诸如玉兔、冰盘、冰轮、婵娟等等别称，“千里共婵娟”更是闻所未闻。我们只知道：月亮是比挂在家里柱子上的煤油灯大、高悬空中、能帮村里人省下煤油的圆灯。

酸涩的童年，让我们对未来无限憧憬。我们兄妹相继参加工作后，本以为“酸涩”二字会成为过往，但我们还是错了。我们的物质生活大获改善，我们可以给家里购置各种必备的器具、农资，可以保证父母的生活开销，我们可以每天给他们电话，但聚少离多，心到人未到，没能发现父母的“秘密”，如当年父母不经意间发现我们已长成一个。比如说，长大后我们才发现，原来父亲不仅爱吃月饼而且爱吃里面有肉的五仁叉烧，还能就着半盅酒一次消灭两个。记得父亲去世那年的中秋节，我外甥捧着月饼坐在家门口，吃着吃着，他突然泪水涟涟，他说不知道外公有没有月饼吃。

几天前，母亲从乡下赶来，目的是给我送糯米以及黑豆。我猛然发现，我在县城工作的这些年，母亲这种农村对城市的支援就从未断过。我给母亲的唯一安慰是，中秋节我会回去的。

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，我知道秋天已至。我想留住的仅是这样的秋天。